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里看乾坤》、《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45集纪录片《兄弟》。

移民平常事

这几年,国内投资移民生意看好,好多人拿出真金白银,就为了换一张外国护照。不经意间,我身边好些朋友就成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有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的、新西兰的,甚至塞浦路斯的。

这移民一多,闹得好些人心里发痒,也跃跃欲试,想换一种活法。不过,移民之后,好或不好,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200年来已有200多万中国人成功移民美国。

这个数据看起来挺吓人,但相比中国的人口基数,移民人口比例并不高。几年前我去黎巴嫩,得知这个国家是海外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黎巴嫩现有人口约400万,而移居海外的人口最新估计约1535万人,大致相当于国内现有人口的4倍,其中移居澳大利亚的黎

巴嫩人就超过30万,在美国出任参、众议员的阿拉伯人几乎都来自黎巴嫩。黎巴嫩前外长布维茨说,他在任7年访问了70个国家,包括中国,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黎巴嫩人。

可以说,大部分黎巴嫩人都移居到了国外,移民在黎巴嫩就是一种常态。世界上类似的国家并不少。

据欧盟一份报告称,从2002年起,每年进入欧盟的移民总数达160万至200万,令人关注的穆斯林移民,目前在欧盟已达2000万至2300万,约占总人口的6%。据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激增到3800万,到本世纪中叶,西欧的穆斯林人口可能超过非穆斯林人口。

我在欧洲、中东、北非这些国家目睹的现象是,这些国家随处都能见到移民,各种肤色的人目不暇接,各种口音混杂,甚至各种语言交互使用。他们有的是从比较穷的

每个人移民都有一大堆理由,但有时候,你幻想的净土就在自己身边,就在自己心中。

非洲、亚洲移民来的,有的则是从一些战乱的国家移民来的,还有的人在某个国家呆腻了,就换到另一个国家去了。

看过一份报道,如今每年大概有10万荷兰人移民海外,其中,约有3000人是退休之后移民海外的。荷兰的NOS一台有一档节目叫“Droomhuis gekocht”,意思是“买下梦想之居”,这个节目的主要对象就是移民,其目的是帮助想移民海外的荷兰人购买理想之居。很多荷兰人都习惯提前退休,他们赚够了后半辈子的钱,就拿了养老金或卖了房子,跑到物价相对便宜、阳光明媚的西班牙,享受地中海之滨的阳光去了。

中国以前封闭过久,加上战乱和贫困,导致正常的移民不多,人们往往通过偷渡、输出劳务、避难等方式出国移民,备受磨难。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外政策的改变以及财富的增加,人们逐渐通过正常的渠道,如留学、投资、访亲、

陪读等方式出国移民,几年之间形成热潮也是非常正常的。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小说《围城》中,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其实,在出国移民这件事上,人们的“围城”心态也是完全一样的。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曾逃到美国,多年后又回到俄罗斯,她曾理性地对那些千方百计想出国的移民的人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我17年前所不懂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好的和坏的方面竟是这样相像。”

幻想一片净土,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这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每个人移民都有一大堆理由,但有时候,你幻想的净土就在自己身边,就在自己心中。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石头的用途

大自然里的石头如果永远呆在大自然里,没有人类去打扰它们,它们总是得以保持着原生态的形状,只是任凭自己在时间和阳光里一点点地磨蚀和风化着,我想它们应该是感到快乐和自由的吧。这个谁知道呢,谁知道它们到底羡慕不羡慕那些被开发并使用着的石头呢,羡慕它的那些同类被委以重任,被人类的各项活动环绕着,被各样的声音、气息和味道氤氲着呢?就像一张纸,它空白了是好的,写上诗也许更好,可是万一写上去的是一首坏诗呢,这张纸会不会不高兴?

石头最常见的用途大概就是建房和铺路了,这包括建房铺路时的一些附属和引申的用途,建成石阶、石桌、石凳、石槽、石磨、石臼、石斧等等。这样的石头跟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着浓重的烟火气,生活得很入世,是温暖的、热热闹闹的。只是它们永远要匍匐着或支撑着,做出为人类服务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这样,毕竟有些疲惫,甚至还有一丝委屈吧。这个类别里还应该包括一些观赏性的石头,比如公园里或庭院里的假山、房间里的收藏石,还有一些雕塑等等,这里面的绝大部分总是摆着同一个“pose”,处在被人玩赏和摩挲的境遇,其实玩物丧志,离石头坚

硬的品格渐行渐远了。当然如果石头被米开朗基罗或罗丹雕成了真正的艺术品,以另一种形式重新获得了生命,被摆放到卢浮宫或大都会博物馆里,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样的石头是上帝拣选出来的,而且还获得了永生。

还有一些石头被建成了纪念碑和教堂。它们离人世很近,却又超越人世,有着崇高的象征性或者朝向绝对真理的形而上的意义。这样的石头在任何时代都是少的,承担着实用价值之外的精神之用,用以表达普世法则和信仰。它们虽跻身人间,但其实一直都在仰望天空,以及天空之上、天空之外。这就像人世间总有那么一些人,这些人的数目在任何时代都是少的,他们表面上过着貌似凡俗的日常生活,其实一直都在替全人类研究和思考着一些大问题,一些不能直接为他们换来面包的大问题。这些人类中的少数,是哲学家和诗人。

在我看来,世上最倒霉的石头,莫过于那些被制作成贞节牌坊的,被制作成衙门大门两旁的石狮子的了。有一年我走在一个县城的一条街上,看到那么多高大精美的贞节牌坊,上面盘龙卧狮云蒸霞蔚,一个又一个女人用青春和生命换来了这些碳酸钙,它们简直是中国女人的耻辱柱。如果不是从保护

千万不要把我雕成这种大摆威风的石狮子,我宁愿躲到茅厕里去当一块垫脚石,也不当它们。

文物的角度来考虑,我倒建议将它们统统砸烂。至于自古以来衙门口为什么要竖两尊石头狮子而且是一公一母,我没有用心考察和研究过,但从直觉上认为这种石狮子所显示出来的凶残和专制的威风是远远大于富贵和吉祥的意味的。它们龇牙咧嘴、两眼圆瞪,让路过者产生恐惧心理,感觉这一对石狮子所守护的那个单位是高不可攀的、是蛮横的,或许还是欺压百姓的。为什么不雕成石象或石猪呢?那样也许会显得慈祥些吧。曾经路过那种郊外的石料厂,那里专门批发和定做不同型号的石狮子,那些刚刚雕刻出来的崭新的石狮子摆在露天场地上,带着石头被硬硬地敲打凿磨时那些利器留下的鲜亮的痕迹,那痕迹是生生的痕迹,让人感到那石头在被刀削斧劈时是何等疼痛,那些石粉飞末就像从石头身上流下来的血啊。如果我是一块石头,拜托,千万不要把我雕成这种大摆威风的石狮子,我宁愿躲到茅厕里去当一块垫脚石,也不当它们。有一天,我在本城一所大学的新建校区门口,竟也看到了一对这样的崭新的石狮子,这使得这座大学校园看上去像是地主老财的家,就一个字:土。我指着那座校园,对并肩走着的一个朋友说:“我庆幸自己没有考进这

所大学,庆幸自己不在这里面教书。”

如果我是一块石头,我会怎样?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就选择做一块墓碑吧。在石头里面,那些用来做了墓地和墓碑的石头,是专门用来纪念和遗忘的,是最清冷最孤僻的。这样我就可以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安静独处,日日作充满终极关怀的哲学思考了。那么,做什么人的墓碑呢?如果这也是可以选择的,那就让我做一个诗人的墓碑吧,最好是做一个早夭的诗人的墓碑。这墓碑上应当只是极简单地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诗人某某”,以及用破折号连接着的生卒日期,除此之外,再也不需要其他的多余的文字了。这里人迹罕至,即使偶尔有到这墓前来的人,也只是悄无声息地或坐或立,在风中静静地沉思一会儿,再默默地离开。作为一块早夭的诗人的墓碑,在这个诗人生命结束的地方,我替他(她)继续往下活,接受稀少的来客以及零星的花束,活过未来的所有时间。这块墓碑就这样在墓园最偏僻的角落里矮矮地竖着,随着岁月流逝,它渐渐被荒草淹没了,被苔藓浸渍了,以至上面的文字变得模糊起来……还有,在春秋两季,总会有时令野花长高起来,摇曳着,遮住这墓碑的脸庞。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吴克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

管好这个小蹄子

李治廷在电影《岁月神偷》里唱的那首《岁月轻狂》还在耳边回荡,由他和周冬雨、窦骁主演的《倾城之泪》又成了娱乐圈的历史——岁月啊真是太轻狂,越来越按捺不住脚步。

我私心里一直偏向《岁月轻狂》这类的歌曲,淡淡如水,却又承载着无尽沧桑。这样的歌,设若由李宗盛那样的老男人来唱,日暮回望,势必流露出彻悟的意思。什么都已经看破,自然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只有他去指点别人,哪用得着谁来施爱庇护?李治廷那样的青春少年,花正展开一瓣,还没经历风雨,想着风雨已在他前面的路上埋伏好,但又不知埋伏在哪一段,少年弹着吉他,抬眼望向远方,此情此景,怎不让人陡生怅惘?评委们把第46届金马奖最佳歌曲奖颁发给他,是不是也有对青春岁月的

怜惜在里面?用这么舒缓的歌来做《岁月神偷》的插曲,导演真是用对了心思。

年岁一增,声嘶力竭的东西就少,淡淡如水的情愫就多——是浓到深处的淡,一点也不轻飘。这样的落笔,在《岁月神偷》里比比皆是,比如电影结束时出现的那株三角梅。我初识三角梅,是在一位老先生家里:三月,朋友们来给老先生祝寿,三角梅大红大紫,开得喜庆酣畅。电影最后的那一株,先由那位父亲从野地里拔起栽在儿子坟头,镜头流转,小树越长越大,那位父亲却已离开人世——人啊,活不过一棵树。此处的三角梅,低回忧伤,跟老先生家里的那株不一样。

其实它们本没有两样,境由心造,因为情绪不同,物也跟着有了悲喜。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的

年岁一增,声嘶力竭的东西就少,淡淡如水的情愫就多……

判断,跟情绪有着莫大的关系。《红楼梦》中贾府里的老祖宗,七八十岁的高龄,什么样的场面没经历过?可是情绪一来,依然会判错案: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里,贾琏趁王熙凤过生日与鲍二媳妇偷情,不想被凤姐撞破,凤姐在贾母眼前哭诉,说贾琏和鲍二媳妇商议,准备拿毒药给她吃了,治死她,把平儿扶正。贾母盛怒之下,把无辜的平儿也株连进去打棍子,贾母是这样说的:“平儿那蹄子,素日我倒看她好,怎么背地里这么坏!”一墙之隔的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贾赦垂涎鸳鸯,鸳鸯不从,跑到贾母跟前剪头发,贾母抓过一旁不相干的王夫人开骂,“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顺,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

好人也来要,剩我这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好摆弄我!”

所以人在情绪中,一定不要让情绪牵着鼻子走,先把一腔怒气压一压,万不可轻易开口,更不能做重大决定,否则可能急中出错,毁了英名——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梅兰芳与言菊朋在上海合作唱戏,起先很融洽,一次某闻人请客,梅、言两位夫人一起乘车,上车之时,梅夫人忽地把大衣递给言夫人,自己先行登车,言夫人以为她把自己当成了抱衣侍女,一气之下,将大衣扔在地上,转身回了家,梅、言回北京后立刻拆伙,从此再也没有合作。设若两家能将火气压压,平心静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当不会走到这一步——两家反目,也是情绪这个小蹄子惹的祸。